

目録
829.3
144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 五

文氏 軫 信書

二卷

未見

李燾曰軫繇州巴西縣人登元豐二年進士第為朝散大夫以老其書大抵祖周易而倣太彖畧與潛虛相似規模製造雖不免於屋下架屋之譏然軫之用心亦勤矣其數本三統五行三其五而成十五式每式八變十五其八而有一百二十斷易有象曰彖有測曰潛虛有解而此書乃

無之疑注所引信曰等語則象測解之類也十五式一百二十斷皆宜有信曰而今所見獨勉成地靈憂苦首疾豐和天英六式之二十斷又終篇不載揲法恐此本未為全書且其間尚多差悞不可強正姑列於後以待考之

余氏檀蘓書

佚

江西通志余檀樂平人登紹興第官至江西提舉嘗擬立準虛為蘓書

周密曰余檀自著書以擬太彖潛虛命名蘓書以八起數蘓字之義未易曉樓攻媿嘗為考云說文解字二字部亟敏疾也從人從口從又從二二天地也去吏反徐鍇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不可失疾也會意气至切集韻於去聲七志正引上文而又入聲二十四職出此字余君既擬太彖潛虛以為書謂此字實備三才故用之務奇故又加廿復又加木莖見集韻蘓則他書未之見也前輩考訂之精如此

張氏慶之測靈

佚

姓譜張慶之字子善吳人擬太彖作測靈宋亡後自號海峯野逸

盧氏翰中菴籤易

三卷

存

曹金序曰中菴盧公理堯之明年以所著籤易一卷授予

曰此易之籤也余三復而知其傳之不可以已也籤易者取陰陽之成數其用七十有九先之太極以肇其原次之兩儀四象八卦以啓其端而復益以進退離合大小遠近八者重焉以盡其蘊籤者有辭有贊有釋有贅絲象以會義其方物也精其酬酢也備劑三才而酌庶紀旁通曲當可謂乖謬而不經乎易有八卦矣而未聞以震坎艮乾巽離兌坤為序者八卦雖不離乎陰陽之消長矣而未聞以進退離合大小遠近立象者可不謂擴前聖之未發乎其體虛而用實其義圓而曲中凡和而應者也如響矣是使天下之人擬以言議以動曉然不冥於所從不可不謂之有補於世教也夫易不易言也有一於茲者尚足以名於世而況具此三者其賢於元嵩乎英石阮之徒遠矣夫孰

得而祕之哉中菴子諱翰字子羽潁川人博學窮理而尤邃於易所著有古易中說中庸圖說定性書圖衍其精微蘊奧則籤易為獨至云爾

朱文序曰今之用易者得著之數而決其疑於變占但辭占既精深而難明變象尤隱微而莫測蓋自太卜筮人之法不傳而後世能神明其用者寡矣中菴先生潛心易學究百家之蘊奧其於造化消長之機人事感應之變皆已默會於心而順適於身吉凶之幾蓋有不假卜筮而能趨避者矣但易道難明而筮用不著則人恒病之先生乃以其心得之學而製為籤易之法觀其象則象顯而易明玩其辭則辭簡而易盡效其法則不假於著揲之煩探索之艱而吉凶趨避之方益足以前民用噫吉凶之應惟理足

盡之今先生之心純乎理之學也先生之事純乎理之用也則夫先生效其心與事於法豈有不通夫天命人心之應而足以前民用者哉

翰自序曰自易有太極而生兩儀而四象而八卦而六十四卦在於中矣此固理之所必有而亦數之所不容已也故羲文周孔以之而作易君子以之而窮理達者以之而觀數愚之沈潛於易者有年矣密而玩之擬而言焉議而動焉不啻水者之於舟陸者之於車老者之於杖有非此不行者其如資性之疎散簡畧而畏多事也其前分揲掛扚四營小成十有八變之際蓋有不勝其繁者於是作籤易焉剡竹七十有九始之以太極次兩儀次四象次八卦八卦固足以盡造化之理也而所謂定吉凶而生大業者

亦於是而足而所謂三才之道六十四卦之理亦在其中而無待外求者夫惟盡造化之理也則於進退離合大小遠近一以貫之故愚又以是而名卦焉夫惟具三才之道也故愚直以三而立爻焉八卦之名立三才之道在而六十四卦亦在其中而吉凶可定大業可生天下之能事未有不畢者問焉而以言問焉而以行取之斯得扣之斯應固有不待分揲掛扚之勞而亦已以酬酢而有佑神之妙矣豈不簡成而易能易知哉雖然聊私以自便耳豈敢誣諸世者名之曰籤易 又序曰或曰易起於八卦而籤易首之以太極兩儀四象易足於八卦而籤易益之以進退離合大小遠近無乃贅乎曰非贅也先天模寫造化理數形象無乎不備蓋非太極無以立八卦之本非儀象無以

開八卦之源非進退離合大小遠近無以盡八卦之蘊籤
易所以明此而已非有所加於外者焉敢贅也又曰先天
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後天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兌
為列籤易則以震坎艮乾巽離兌坤為序無乃悖歟曰不
悖也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先天
生出之次第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震正東巽東南離正
南坤西南兌正西者後天流行之卦位凡以發明陰陽消
長兩端而已故籤易初一日震為陽始生次二曰坎為陽
漸長次三曰艮為陽既著次四曰乾為陽之純次五曰巽
為陰始生次六曰離為陰漸長次七曰兌為陰既著次八
曰坤為陰之純亦不過明陰陽消長兩端而已焉敢悖也
又曰先天八卦既有離矣而籤易復有七離焉不幾於犯
且僭乎曰焉敢犯焉敢僭先天之離麗也附麗之義籤易
之離散也聚散之義所取不同焉在其敢犯且僭哉問者
唯唯遂筆之以待學者

羅氏 喻義 周易陣圖

一卷

存

喻義進陣圖疏曰臣聞理之至者文字所不能詮撰之深
者言思所不能體是以龜負而後妙在圖書鳥跡以還祕
存點畫惟茲武德尤號陰符天何言哉星三三而作陣易
者象也數八八以成行自廬山孽作五兵而涿水功收一
戰法兼奇正道備陰陽參女下符兵乃從天而授黃公墮
履書猶待人而傳推而演之武侯八陣變而更之李靖六

花寫以縑緗垂諸篇籍勿謂圖中數點無當玉鈐請看沙
上八行已成石陣觀聖人之迹於其燦然粵有制之兵從
來遠矣恭遇皇上睿哲敦敏文武聖神一札而萬里誦明
三日而四城竝下新田采芑功已試於師于未雨徹桑慮
嘗周於戶牖及此王師雲集猛士風飛當使戎陣整齊號
令明肅臣乃忘其固陋矢此微忱周公七月陳詩不廢武
功之績孔子三朝作記亦存用兵之篇何必儒臣不談軍
事是圖也變通惟適運用在心少至五千止縱一隨乎金
鼓多而十萬分合罔限於步騎平居可以不譁臨敵可以
不潰畧地而舊疆可復護田而新屯可興先人奪人以戰
止戰然後凱歌志喜振旅示休征人罷戍歸農嬉遊化日
大將封侯就第攀附凌煙國家閒暇而改刑明海宇乂安

而禮樂作詎微臣千慮之得真帝王萬全之師謹以所擬
陣圖一卷書一卷隨本付進

又序陣篇曰騎官積卒天陣也乘之古陣也握奇黃帝陣
也魚復漢丞相諸葛亮陣也六隊相從世稱亮舊法也六
花唐衛公李靖陣也十二將兵陣靖變六花為之也圖凡
七首陣法盡之矣或曰鶴列魚麗皆陣也奚而盡於此耶
曰夫陣之有法猶器之有規矩也規矩設則方圓之用不
可勝窮是圖規矩也鶴列魚麗方圓也詎足道哉天子方
隆中興之治臣下宜攻車差馬勤習兵法共修實事空言
何為乃哀古法皆纂以圖前四圖正也後二圖附也著其
事繫辭焉所以衷也

又跋陣篇曰或曰儒者論兵有諸曰有之程朱兩大儒百

世之金鐸也程之論曰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
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朱之論曰陣者定也八陣圖
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嘗
博觀羣書若素書太乙金鏡虎鈴之流斐然不知所裁及
讀語錄其於陣也如視諸掌兵家五事道處一焉有知兵
而不知道者矣未有知道而不知兵者也庖丁有言臣之
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過此以往則有黃石公之祕術在
李氏 乾德 易易

二卷

存

按昔賢擬易皆稍為變化如揚子用三邵子用四
司馬公用五九峯蔡氏以縱易橫是也至崇禎間

蜀人李乾德雨然撰為易易一編易否為則易益
為翕易未濟為侯易坤為龍易泰為厲易姤為宥
易遯為堦易屯為矧易需為喆易小過為思易巽
為浹易履為价易剝為宗易復為仁易頤為合易
艮為英易坎為眾易乾為渾易離為闡易兌為詠
易恒為厠易井為必易解為暎易同人為憚易震
為偕易既濟為炳易比為繇易師為謁易渙為沂
易蒙為或易小畜為穴易革為服易鼎為助易蹇
為資易旅為可易大壯為尅易萃為遂易大畜為
負易无妄為世易豫為規易困為繚易睽為闐易
謙為陔易咸為屏易隨為距易大過為疋易豐為
羸易大有為省易晉為胥易歸妹為際易節為瀆

易訟為獻易漸為幾易觀為筴易臨為微易噬嗑為敢易蠱為尫易賁為卒易升為行易夬為詢易明夷為辟易中孚為發易家人為息易損為阜此亦何所取義而又顛倒次序此中庸所云索隱行怪而魯經所云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也

鹿亭翁天根易 一名蘭易

一卷

存

鹿亭翁自序曰夏易連山始於艮也殷易歸藏始於坤也周易太極始於乾坤也蘭易始於復故曰天根萬物本於根根本於天天根本於復天且有根而況於萬物乎況於蘭乎

馮京第曰蘭易一卷受之四明山中田父書稱宋鹿亭翁著按郡縣志山有鹿亭今迷不知處無問作者姓氏矣要是宋代隱士易道盛於宋授受明而家學眾不意更有蘭易如此蘭於萬物一艸也而書可為易豈即萬物各一太極之旨耶但其書都不言象數直說事理此固宋人之為易也與其文擬易辭似善易者用韻亦然俗學鮮能通之所論種漑之法簡而盡近而不穢君子隨時育物愛養之道於蘭必盡心焉故有取乎此書

馮氏 京第 蘭易十二翼

一卷

存

京第自序曰養易之道備於天根明易者述之以時措之

宜也然蘭之性情德業有書言所不盡者竊嘗折衷百家之說以衍其義凡為傳十有二章是為易翼

邵氏桂子忍默恕退四卦辭

四篇

存

姓譜邵桂子字德芳淳安人咸淳七年進士第任處州教授棄官歸隱鑿池構軒其上名曰雪舟作忍默恕退四卦以自警

宇文氏

材筆卦

一篇

存

材自序曰筆之行事昌黎伯毛穎傳可考已子復何言哉

然予嘗讀孔子易至十三卦之制器尚象若罔罟耒耜弧矢杵臼舟楫之利與夫宮室衣裳棺槨書契之制皆古聖人取諸卦而作也何獨於筆而遺之耶況筆之為器上而帝王之典謨訓誥下而官府之簿書期會四方之同文殊譯莫不賴以纂錄其功不下於罔罟耒耜弧矢杵臼舟楫宮室衣裳棺槨書契也何獨於筆而遺之也耶或曰筆之名始於秦氏其不見稱於孔子易也固宜予曰不然筆不始於古乎則庖犧氏之八卦夏后氏之九疇凡科斗鳥跡鐘鼎籀篆之文亦將何以施其巧哉若然則筆之名雖始於秦氏其所由來則遠矣吳興筆者陸生索子文以衍其技竊謂包犧氏畫卦之物即筆之所由兆也因著是說并作筆卦以貽之

劉氏定之 呆卦

一篇

存

錢謙益曰定之字主靜永新人正統元年賜進士第二人
成化二年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直內閣進侍郎卒諡
文安

何氏喬新 忠勤廉慎四卦辭

一卷

存

彭氏澤 邃卦

一篇

存

高佑鈇曰彭澤字濟物蘭州衛人弘治庚戌進士累官太
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諡襄毅邃卦一篇以贈楊文襄
一清文襄為中書舍人時扁讀書處曰邃菴自李文正吳
文定以下贈以詩文諸體皆備襄毅乃擬邃卦一篇贈焉
謂易卦非可擬者然近世如忍退諸卦亦屢有作剽經傳
而侮聖言罪固不免若姑備一體少寓楊公歷履操存建
立之大畧云

鄒氏魯 信卦

一篇

存

陳子升曰鄒孝廉魯字至道南海人自號曙齋嘗為吉水
醫士龔隆作信卦載安溪講餘集

邵氏 經邦 福卦壽卦

二篇

存

經邦自序曰余觀洪範五福壽為之先周詩萬年福為之
主是知從古以來人所願欲同此覆載則同此慶幸也矧
當聖人在上為之臣子者曷勝仰祝哉作福壽二卦

止卦

一篇

存

曠氏 宗舜 芝卦

一篇

存

宗舜自序曰芝瑞草也產必應禎卦占決也道以配福潘
公治潭未踰年政通民和而菌桑產芝凡三焉夫桑民所
衣也君子能為民之依故其瑞麗焉三陽數也君子舒陽
以法天故其數應焉小子宗舜乃作芝卦

文氏 德翼 隱卦

一篇

存

德翼自述曰予作隱卦或曰乾以下皆隱也曰吾隱乎六
十四卦之中也曰嚴君平以卦隱子隱卦乎曰猶鹿門子
之隱書也

按邵德芳忍默恕退四卦何廷秀忠勤廉慎四卦
皆擬周易體製以教人正無不可若宇文材之筆

卦猶不失毛穎傳之遺至於淮南潘純子素作輶
卦平江蔡衛宗魯作各卦扶風馬琬文璧作論卦
以及屠本峻田叔作捨謔饒諂四卦難乎免於侮
聖人之言矣故置不錄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二終

後學歙縣江嗣皆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 六

漢今文太誓

一卷

佚

劉向曰武帝末民有得太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
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

王充曰掘地所得者

趙岐曰今之太誓後得以充學

馬融曰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其云八百諸侯不召

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鷓
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
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朕
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
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於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
禮記引太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
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
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畧舉五
事以明之亦可知矣

房宏曰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太
誓三篇

王肅曰太誓近得非其本經

孔穎達曰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太誓云丙
午逮師

陸德明曰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
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

董斯張曰河內女子所獻太誓一篇與古文不同按史記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
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索隱曰
此以下至流爲鳥見今文太誓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
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名曰書說云鳥有孝名武平父大
業故鳥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索隱曰按今文太誓流爲
鷓鷓鷓鷓鳥也然則今文太誓唐初猶有存者即河內女子
本也惜無從見之又詩疏引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

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又引太誓曰司馬在前漢書引太誓云立功立事劉向三統歷論引今文太誓云丙午逮師說苑引太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墨子引太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均又引太誓去發篇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惟我有周受之上帝凡詩注疏鴻雁小序注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疏云今太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爲重也漢郊祀志引太誓曰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天律汪今文太誓也此皆古文不載者

張氏霸偽尚書

二十四篇

佚

漢書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叙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

王充曰孝成皇帝時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案百篇序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

黃鎮成曰張霸偽書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凡二十四篇前漢諸儒以之附伏生二十八篇并偽太誓並行

王應麟曰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之

孔氏衍漢尚書

唐志十卷

後漢尚書

唐志六卷

後魏尚書

隋志八卷唐志十四卷

俱佚

劉知幾曰晉廣陵相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後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夫尚書所記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事雖脫畧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模擬古法故舒元所撰不行於代也

王氏通續書

二十五卷

佚

杜淹曰文中子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為二十五卷

新唐書王勃傳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門人甚眾起漢魏

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
十篇勃補全缺逸定著二十五篇

中說續書始於漢以存漢晉之實天子之義列乎節者四
曰制詔志策大臣之義載乎業者七曰命訓對讚議誠諫
王勃序曰書以記言其來尚矣越在三代左史職之百官
以理萬人以察揚於王庭用實大焉苟非可以燮理情性
平章邦國敷彝倫而叙要道察時變而經王猷樹皇極之
網維資生靈之視聽皆可畧也昔者仲尼之述書也將以
究事業之通而正性命之理故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附
之行事道德仁義於是乎明刑政禮樂於是乎出非先王
之德行不敢傳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紀千數百歲斷自
唐虞迄於周漢風流所存百篇而已以此見聖人言約理

舉神明不勞而體時務之撰矣故能法象天地同符易簡
借前箸於筌蹄驅後主於軌物密而顯宏而奧久而彌新
用而不竭非古之聰明聖智乎覽博達孰能爲此哉孔安
國曰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嗟乎其言甚大可使
南面稱聖人之後矣自時以降史述陵遲人自爲家標指
失中陳事亂而無當制理參而不一由是大典散而人文
乖是非繁而取舍謬與夫古先哲人制述之意不其疎乎
我先君文中子實秉睿懿生於隋末覩後作之違方憂異
端之害正乃喟然曰宣尼既沒文不在茲乎遂約大義刪
舊章續詩爲三百六十篇考僞亂而修元經正禮樂以旌
後王之失述易讚以申先師之旨經始漢魏迄於有晉擇
其典物宜於教者續書爲百二十篇而廣大悉備嗟乎賢

聖之述豈多為哉噫亦足垂訓作則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當時門人百千數董薛之徒並受其義遭代喪亂未行於時歷年永久稍見殘缺貞觀中太原府君考諸六經之目則亡其小序其有錄而無篇者又十六焉嗚呼茲不可復見矣家君欽若不烈圖終休緒乃例六經次禮樂叙中說明易讚永惟保守前訓大克敷遺後人勅兄弟五六冠者童子六七祇祇怡怡講問伏漸之日久矣躬奉成訓家傳異聞猶恐不得門而入才之不逮至遠也是用厲精激憤宵吟晝咏庶幾乎學而知之者其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豈聲祿是殉前人之不繼是懼聞者承命為百二十篇作序而兼當補修其闕爰考衆籍共參奧旨泉源浩然罔識攸濟嗚呼小子何敢以當之也其盡心力乎始自總章二年洎乎咸亨五年刊寫文就定成百二十篇勒成二十五卷昔者文中子曰漢魏之禮樂未足稱其書不可廢也尚有近古之對議存焉制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後之達晤者將有得於斯文乎於是龍集闡茂勉踵前修在大唐御天下之五十七祀也

按是序雖見文苑英華疑亦阮逸輩偽作

陳正卿續尚書

唐志卷七

佚

蕭穎士代正卿進表曰孔子序帝王之書首唐虞之典於堯則曰欽明文思於舜則曰誕敷文德文之時義大矣哉夏商以後王者之風殄矣天之未喪斯文帝道復興於漢

數百年間憲章具舉夫其推步律歷帝堯分命之典也增
修封禪帝舜時巡之義也約三章之法以正臯陶之刑班
四時之舞以繼后夔之樂且義帝之喪三軍縞服異夫湯
武之放弑其君矣諸呂之亂浹辰底定異夫羿浞之驟移
其祚矣中興之盛海外率服異夫吳楚之僭竊其名矣夫
如有漢之美固可比肩虞后千載一時之運與於赫盛
唐正百王之闕思文陛下光五聖之嗣啓運應期之符弔
人伐罪之義制禮作樂之本郊天禪地之位萬庾三登之
穰河清海晏之瑞固以騰于如而絕景梹媯祁而高議矣
誠宜詔史臣敷帝載炳唐虞之故實黜商周之遺制乃漢
氏三畧之於前皇唐復曠之於後臣實惜焉知而不述臣
子之罪也臣竊不自揆耕牧餘暇討尋載籍一紀於茲今
謹上續尚書一部凡若干篇卷始有漢二典次我唐二典
以續夫前書堯虞之典也其餘文景明章之後魏晉宋齊
以還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隋洎高氏以至聖朝總一
十二代詔策章疏頌歌符檄類而刊之次以年代以續夫
夏商周秦魯之篇也臣伏讀貞觀實錄太宗因聽政之暇
觀覽尚書謂侍臣曰朕每庶希唐虞亦欲公等齊肩稷契
臣故知有漢之功業與我唐之代理俱可以繼夫唐虞之
盛也微臣緬述太宗之旨勒成帝典不亦宜乎
王應麟曰陳正卿續尚書纂漢至唐十二代詔策章疏歌
頌符檄論議成書開元末上之卷亡不著錄

明仁宗皇帝體尚書

二卷

未見

張萱曰擇尚書中皋陶謨甘誓盤庚等十六篇以講解語更其原文

劉氏謨典謨遺旨

未見

黃虞稷曰取漢唐宋詔誥章奏可爲訓者成書

陸氏世儀書鑑

十卷

未見

世儀自述曰五經惟易具天人之理書完無闕所不必擬亦不必續若詩書禮春秋皆在所必續今惟綱目一書爲繼春秋而作其餘三經無敢繼者一則怵於王通擬經之

說一則泥於邵子刪後無詩之言也不知王通續經之謬在續之而不得其正非經不當續也予於書取古今文字之有關於興衰治亂者於詩取古今詩歌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各爲論以竊附於孔氏詩書之義自難免於君子之譏然而其心其志則固願爲聖人之徒而無可罪也陸元輔曰書鑑詩鑑各十卷太倉遺民陸世儀道威集

白氏告纂禹元經

十二篇

佚

長編東魯逸民白告著纂禹元經十二篇開寶五年因河決下詔求索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者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遂召見告詢以治水之道善其對將授以官告

固辭父老求歸奉養詔從之

陳氏黯禹誥

一篇

存

黯小序曰禹賢益以天下授益采其謳謠之所歸卒讓於
啓故啓不由父授而書無典訓黯追其旨作禹誥

陳氏士元廣禹貢楚絕書

二卷

存

士元序曰予嘗著楚故畧社友見之謂予曰子述楚中遺
蹟太疎矣山支水委茫無脉絡何補於楚紀哉予於是準
禹貢荊州山水而廣之竊取山海經越絕書之義題曰楚

絕書絕者截也言楚域有截也楚域予未能徧履蓋得之
士人商旅所誦說及堪輿家所指擬者過半其間不無謬
謠聊藏笥中異時博雅君子取而裁之實厚幸也隆慶庚

午三月

白氏居易補湯征

一篇

存

蘇氏伯衡周書補亡

三篇

存

伯衡自述曰書序有歸禾嘉禾篇目而其書竊意雖唐
叔之獻禾當亦有書蓋俱逸矣昔白居易作湯征以補亡

君子不罪也伯衡雖不敏輒敢效之作獻禾歸禾嘉禾凡三篇陶窳與爻丁酉父辛爵屈生敦台夫鼎比妍其真不知量哉其亦大可哂哉

蔡氏沈洪範內外篇

七卷

存

沈自序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

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積象以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而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得失者亦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於此哉然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以語象不明乎象何足以知數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也有如是乎先君子曰洛書與大衍詳說者數之原也予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事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攸叙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浸久麤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果有益於世教否乎

皆所不敢知也然予所樂而玩者理也所言而傳者數也若其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耳

謝無楸序曰圖出河書出洛圖爲易書爲範易以象範以數象以偶數以奇知有數奇而不知有象偶是有書而無圖也知有象偶而不知有數奇是有圖而無書也易更四聖其象已著範錫神禹其數不傳於是有以數爲象而奇零無用矣於是有人以象爲數而多偶難通矣夫推其極則卦與疇象與數相因爲用故也原其初則卦自卦疇自疇象自象數自數其可混而一之乎九峰先生廣西山之家學暢考亭之師傳著皇極內篇與夫易並行嘗即之而求其數矣始於一參於三究於九成於八十一備於六千五百六十一散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可遺其變化無窮未易以綱舉而條目也然其吉凶其悔吝其災祥休咎莫不粲然具見於八十有一章大抵以性命爲端以禮義爲準因古設教即事示戒欲正而不欲邪欲中而不欲偏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凡所爲揭天理叙民彝去世迷障人慾者雖不與易同象而未嘗不與易同歸也其言曰天地所以肇人物所以生萬物所以得失皆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嗚呼窮神知化獨立物表未易言也九峯先生其幾是與不然將不知而作爲元包爲洞極爲潛虛程子謂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矣其何以闡範數配易象補前古之闕文垂將來之大法乎享數弗遐釋數未備尚不能無俟於後之君子是則猶有餘憾焉耳

姚鏞後序曰易以象顯範以數推自然之理也河洛呈文
至於今幾千歲易之象雖已著而範之數無傳焉非無傳
也不知而作者晦之也九峯先生獨能闡神禹不傳之祕
分一於萬該萬於一天地事物之變古今興亡之幾性命
道德之蘊皆不逃乎九九八十一之間體用一源顯微無
閒妙乎其擬諸易也惜也不壽而數之辭未備豈天亦靳
此書之全耶後世有子雲必能補之嘗觀啓蒙極筮二書
實與是編相表裏西山真先生表公墓謂不愧父師之傳
諒哉小子輒不自揆併刊於章貢郡齋與學者共之
真德秀曰洪範之數久失其傳聘君獨心得之然未及論
著曰成吾書者沈也君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
書 又曰蔡氏範數與三聖之易同功

黃瑞節曰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九峯
蔡氏撰皇極內篇數爲一書於是有範數圖有八十一章
六千五百六十一變

熊朋來曰周易之後有揚子雲作太彖首各有贊有測先
儒謂易以數聖人而後成書子雲乃以一身而爲數聖人
之事司馬公作潛虛主於河圖吉凶臧否幽顯互取其占
法因於太彖也蔡仲默作範數主於洛書自一一衍爲九
九其名數因於太彖也太彖潛虛之贊與行不敢犯易卦
之名彖虛亦未嘗相犯今範數乃多重犯太彖八十一首
之名潛虛五十五行之名且於周易六十四卦之名亦犯
其八何與

胡一桂曰先生謂河圖更四聖而象已著洛書錫神禹而

數不傳故作是書以究極其數其演數之法縱橫皆九位
經之以一一一二至於九一九二而終之以九九其筮法或以著
一一一二至於九一九二亦終之以九九其筮法或以著
或以木惜變數之法不傳莫能適諸用也

章懋曰蔡氏範數其占亦用著五十與易相類但易以四
揲之而範數以三揲之微有不同其所得之數則以兩奇
爲一兩偶爲二而奇偶爲三每以初揲之數爲綱而綱一
函三以虛待目以再揲之數爲目而目一爲一以實從綱
若綱得一數而遇目之一則爲一綱一而目二則爲二綱
一而目三則爲三若綱二而遇目之一則爲四綱二而目
二則爲五綱三而目三則又爲六矣若綱三而遇目之一
則爲七綱三而目二爲八綱三而目又三則成九數此綱

目相配所謂兩揲而九數具也若再加兩揲如前所占則
得八十一數之一而大全矣其用十二木者不過以記其
揲著所得之數非以木而占筮也其木厚一分徑九分陽
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陰刻三者四陽刻三陰刻一者
四共爲十二木占筮之時雜取其八以記數如揲得綱數
之一二三則以陽刻之木記之揲得目數之一二三則以
陰刻之木記之始焉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合而得九數
之一繼焉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合又得九數之一則成
四揲而九九八十一之數具矣其書中所載八十一圖始
於一一之原終於九九之終是爲皇極大數猶易之有六
十四卦也然六十四卦各有六爻總爲三百八十四爻以
定吉凶故範數自原至終有八十一大數而一數之下又

各列八十一之小數焉故於四揲之後又加四揲以求其
小數而決吉凶如原之一一則爲元吉原之二則爲元咎
而原之九九則大凶所謂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
備者也以其一網一目自上而下直而數之各有二木則
爲縱二以其四網四目自左而右橫而布之各有四木則
爲橫四共成一圖

桑悅曰九峯占法之要在兩奇爲一兩耦爲二奇耦爲三
初揲爲綱綱一函三以虛待目一則作三二則作六三則
作九再揲爲目目一則一以實從綱一則爲一二則爲二
三則爲三綱目數成各除九數用其零數成卦其四時節
氣散於各數之間欲因其時而觀數之吉凶耳於歷法恐
不其合也數若自然實同補贖謂太彖潛虛相去無幾謂
與四聖之易同功愚未敢隨聲附和也

鄭善夫曰範數也數者理之具也時之因也繫之辭焉所
以告也定之吉凶所以斷也九疇者總其綱也九九者衍
其數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數不可窮也易更四聖而洪
範之數待九峯而著然釋數之詞缺而未備余生後四百
餘載於日月乃率辭揆方僭叙所得焉二至者一歲之
樞紐陰陽之肇也萬物原於陽而終於陰冬至陽生萬物
之原故原數始焉夫物之始其潛於下故受之以潛陽乃
曰潛氣漸□□以漸長也潛藏也物藏不可不守故受之
以守守不可不信故受之以信信者實也所守□□□□
直則陷於偏邪故受之以直過直則蒙故受之以蒙蒙者
物之穉也穉物所當閑故受之以閑閑

故受之以須須者須所欲也過欲必危故受之以厲
知危懼則有成故受之以成物成而動故受之以沖沖動
也動必振於外故受之以振振者奮也奮振必有求故受
之以祈祈求也所求不可越其常故受之以常常者所當
順也故受之以柔柔順也順常則不爲苟難故受之以易
平易近人然後可親故受之以親親者歡以相愛也相愛
必文以相接故受之以華華文也文著見故受之以見既
見則天下文明道無不獲故受之以獲獲者得也得人以
相從故受之以從從則有交之道焉故受之以交既交必
育故受之以育育長也既長必壯故受之以壯物壯而興
故受之以興興起也物興起而欣欣然故受之以欣欣者
情必舒故受之以舒舒徐也叙也叙必相比故受之以比

物不可久比故受之以開既比□□□□晉故受之以晉
晉進也進不苟故受之□□□□一者益也故受之以
益益而後章故受之以章章明也明則益以盈故受之以
充充滿也充滿不可以自私故受之以錫錫予也益以錫
予則人心靡然故受之以靡靡偃也人心偃靡所從者衆
故受之以庶庶不決則黨故受之以決衆決則悅故受之
以豫豫悅樂也悅樂而升故受之以升升者進於上也陽
之極也陽極於上無不中也陽已極而陰萌焉夏至時之
中也故受之以中過中陰之伏也故受之以伏陰而曰伏
氣漸乎終道將否也伏匿也匿必有過故受之以過過愆
也愆過則疑故受之以疑疑則失衆故受之以寡寡過則
闇而日章章飾也故受之以飾飾文也文過必自戾故受

之以戾戾必不情故受之以虛理虛則昧故受之以昧昧
則有損故受之以損損過以用中故受之以用過用則退
故受之以卻卻者退也退不可□□□故受之以翕翕聚
也聚以致遠故受之以□□□不可不奮故受之以迅迅
於遠不可□□故受之以懼有懼必當去故受之以除除
疾之不已必爭故受之以競競則必分故受之以分分而
失均必訟故受之以訟訟不可長故受之以收收斂也物
斂則就實故受之以實實者誠也誠則能以禮下人故受
之以賓賓而弗穆則危故受之以危危者自高而懼也懼
危則自堅故受之以堅堅剛也金剛則革故受之以革革
以通天下之利故受之以報報者禮也禮必有所止故受
之以止止亂莫如戎故受之以戎起戎者怨之結也故受
之以結結聚也聚必有養故受之以養養以致用故受之
以遇遇合也合而必勝故受之以勝勝者俘其凶也故受
之以囚囚敵也勝敵則能任故受之以壬壬任也壬者水
居萬物之歸陰之極也陰極□□固也故受之以固久固
必遷故受之以遷□□□墮故受之以墮墮復於下冬至
之半□□□終也故受之以終終焉蓋始終一歲之成
也

吳安國曰九峯蔡氏謂易更四聖其象已著範錫大禹其
數不傳乃著洪範內篇因疇有九而衍之爲八十一始於
原迄於終蓋欲闡範數以配易象也其八十一章於天道
人事邪正得失之變詳矣然多掇拾易中之辭而曰蒙曰

晉曰益曰升曰豫曰損曰革曰訟多與易卦同得無贅乎
朱朝瑛曰揚子雲草彖合象數而通之蔡元定演疇離象
數而分之究之合者未必能通離者未必能分也

按蔡氏洪範內篇八十一章左一右一曰原左一
右二曰潛左一右三曰守左一右四曰信左一右
五曰直左一右六曰蒙左一右七曰闕左一右八
曰須左一右九曰厲左二右一曰成左二右二曰
沖左二右二曰振左二右四曰祈左二右五曰常
左二右六曰柔左二右七曰易左二右八曰親左
二右九曰華左三右一曰見左三右二曰獲左三
右三曰從左三右四曰交左三右五曰育左三右
六曰壯左三右七曰興左三右八曰欣左三右九

曰舒左四右一曰比左四右二曰開左四右三曰
晉左四右四曰公左四右五曰益左四右六曰章
左四右七曰盈左四右八曰錫左四右九曰靡左
五右一曰庶左五右二曰決左五右三曰豫左五
右四曰升左五右五曰中左五右六曰伏左五右
七曰過左五右八曰疑左五右九曰寡左六右一
曰歸左六右二曰虞左六右三曰虛左六右四曰
昧左六右五曰損左六右六曰用左六右七曰邵
左六右八曰翕左六右九曰遠左七右一曰迅左
七右二曰愬左七右三曰除左七右四曰弱左七
右五曰疾左七右六曰競左七右七曰分左七右
八曰訟左七右九曰收左八右一曰實左八右二

曰賓左八右三曰危左八右四曰堅左八右五曰
革左八右六曰報左八右七曰止左八右八曰戎
左八右九曰結左九右一曰養左九右二曰遇左
九右三曰勝左九右四曰困左九右五曰壬左九
右六曰固左九右七曰移左九右八曰墮左九右
九曰終其占一吉二咎三祥四吝五平六悔七災
八休九凶其名與易卦同者蒙壯比晉益豫升過
損訟革凡十有一與太彖首同者守閑咸常親從
交中疑飾戾翕堅止養遇凡十有六與潛虛行同
者柔昧却厲賓育興凡七

俞氏深

洪範疇解

一卷

存

曹溶曰深字魯淵桐廬人宣德中汶上教諭疇解一卷乃
釋九峰蔡氏內篇

韓氏

邦奇

洪範圖解

一卷

未見

邦奇自序曰昔者上天式教出書於洛大禹因書以第疇
箕子因疇以衍義九以綱之五十以紀之治天下之大經
大法粲然明備古今所謂洪範者也有宋蔡九峰氏因律
呂之變悟洛書之旨乃推數而贊之辭由占以致其用泄
大禹之神藏發箕子之妙蘊而範之為範總於稽疑矣大
哉範乎上配周易洪纖脗合無毫髮爽其為占也著皆五

十用皆四十有九洛書體方而用圓圓者用三故揲以三
河圖體圓而用方方者用四故揲以四奇以三乘三三爲
九九九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具矣偶以四乘
二四爲八八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之數具矣至於分
掛揲分終始皆同自然配合若天地陰陽不可少其一雖
康節之經世亦別爲機軸太罕潛虛之屬安能涉其波流
予夫義文之學見於易禹箕之學見於範孔子作十翼而
易以傳箕子既沒不得而傳焉九峰生於二千餘年之後
始紹其絕理由心得業匪師傳其功懋矣數辭未備而蔡
子平乃又絕矣鰲峰氏補其缺辭而訓釋之其後復明然
慕有陰陽著有奇偶而考古未備至於今其殆將又絕矣
乎洪範傳曰象以偶爲用者也有應則吉範以奇爲用者
也有對則凶又曰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言凶也確
數者天地之間氣也其言凶者雜此範學相傳之祕也著
之篇末以示讀範之士云

曹溶曰苑洛韓氏洪範圖解亦釋九峰蔡氏書而作

程氏宗舜洪範內篇釋

九卷

存

宗舜自序曰蔡氏著洪範皇極八十一數始於原終於終
不越乎吉凶悔吝災祥休咎而已是故天地之所以肇人
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皆數也皆數則皆理也數
之體著乎形數之用妙乎理九峯因體而象其形於書因
用而闡其理於文其深有志於窮神知化者也視之洞極

潛虛之作相去大逕庭矣惜乎每數雖與月令相應而未
言所以應之者每數有與上同功而未言所以同功者或
有闕文而未暇語者或有遺數而未及詳載者天台謝氏
以其享數弗遐釋數未備尚不能無俟於後之君子子深
玩性學之餘不揣妄臆慨然言其所以應所以同功所以
闕文遺數者庶幾天地之肇昭此也人物之生別此也萬
事之得失辨此也遂成全書爲有志性學者一考證焉

蘇氏綽擬大誥

一篇

存

後周書蘇綽字令綽武功人爵美陽伯授大行臺度支尚
書領著作兼司農卿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
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
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王應麟曰蘇綽大誥近於莽矣太彖所謂童牛角馬不今
不古者與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三終

後學歛縣方起運復校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 七

王氏通續詩

十卷

佚

杜淹曰文中子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為十卷

黃氏省曾擬詩外傳

二卷

存

夏侯氏湛周詩

擬經

卷二百七十四

佚

晉書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少為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為蜀王令居邑累年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惠帝即位以為散騎常侍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

湛自序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

世說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

潘氏岳補亡詩

佚

葛洪曰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

晉書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出為河陽令轉懷令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楊駿引為太傅主簿駿誅除名未幾選為長安令徵為博士尋為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

按潘黃門集祇有家風詩即葛稚川所云補亡詩也

東氏哲補亡詩

六首

存

哲自序曰哲與同業疇人肆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遙想既往存思在昔

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王隱晉書束皙字廣微陽平人賈謐請爲著作郎嘗覽周成王詩有其義亡其辭惜其不備故作辭而補之

董說曰廣微補亡不過規摩二雅傳會小序於古聲詩之理未有當也

荀氏勗擬詩

六篇

存

宋書樂志晉荀勗造正旦大會行禮歌四篇其一曰於皇其二曰明明食舉樂東西廂歌十二篇其二曰賓之初筵其五曰烈文六曰猗與八曰振鷺

沈氏朗新添毛詩

四篇

跋

邱光庭序曰大中年中毛詩博士沈朗進新添毛詩四篇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篇之首蓋先儒編次不當爾今別撰二篇爲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爲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爲文王詩請以此四詩置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尊卑之義也朝廷嘉之夫沈朗論詩一何狂謬新添四詩爲風乎爲雅乎爲風也則不空歌帝王之道爲雅也則不可置關雎之前非惟首尾乖張實亦自相矛盾其爲妄作毋乃甚乎

邱氏光庭補新宮詩

三章

存

光庭序曰新宮成室也宮室畢乃祭而落之又與羣臣賓客燕飲謂之成也又曰昭二十五年左傳叔孫昭子聘於宋公享之賦新宮又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今詩序無此篇蓋孔子反魯之後其詩散逸採之不得故也一百之篇孔子既已刪定子夏從而序之其序不冠諸篇別爲編簡縱其辭尋逸則厥義猶存若南陔白華之類故束皙得以補之惟此新宮則辭義俱失苟非精考難究根原按新者有舊之辭也新作南門新作延廢是也宮者居處燕遊宗廟之總稱也士蔦城絳以新其宮梁伯溝其公宮居處之宮也楚之章華晉之虎祁燕遊之宮也成三年新宮災禰廟之宮也然則正言新宮居處之宮也蓋文王作豐之時新建宮室宮室初成而祭之因之以燕賓客謂之爲考考成也若宣王斯干考成室之類是也亦謂之落落者以酒澆落之也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類是也因此之時詩人歌詠其美以成篇章故周公采之以燕享歌焉必知此新宮爲文王詩者以燕禮云下管新宮下管者堂下以笙奏詩也鄉飲酒禮云升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詠笙入立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笙之所奏例皆小雅皆是文王之詩新宮既爲下管所奏正與南陔事同故知爲文王詩也知非天子詩者以天子之詩非宋公所賦下管所奏故也知非諸侯詩者以諸侯之詩不得入雅當在國風故也知非禰廟詩者以禰廟之詩不可享賓故也知非燕遊之宮詩者以燕遊之宮多不如禮其

詩必當規刺規刺之作是爲變雅享賓不用變雅故也由
此而論則新宮爲文王之詩亦已明矣或問曰文王既非
天子又非諸侯爲何事也答曰周室本爲諸侯文王身有
聖德當殷紂之代三分天下之衆二分歸周而文王猶服
事紂武王克殷之後諡之曰文追尊爲王其詩有風焉周
召南是也有小雅焉鹿鳴南陔之類是也有大雅焉大明
棫樸之類是也有頌焉清廟我將之類是也四始之中皆
有詩者以其國爲諸侯身行王道薨後追尊故也新宮既
爲小雅今依其體以補之云爾

補茅鴟詩

四章

卷

尤庭序曰茅鴟刺食祿而無禮也在位之人有重祿而無
禮度君子以爲茅鴟之不若作詩以刺之 又曰襄二十
八年左傳齊慶封奔魯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祀祭穆子
不說使工爲之諷茅鴟杜元凱曰茅鴟逸詩刺不敬也凡
詩先儒所不見者皆謂之逸不分其舊亡與刪去也臣以
茅鴟非舊亡蓋孔子刪去耳何以明之按襄二十八年孔
子時年八歲記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學書記十有三年
學樂習詩舞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慶封奔魯之
日與孔子就學之年其間相去不遠其詩未至流散況詩
禮盡在魯國孔子賢於叔孫豈叔孫尚得見之而孔子反
不得見也由此而論茅鴟之詩不合禮又爲依孔子刪去
亦已明矣或曰安知新宮不爲刪去耶答曰新宮爲周公

所收燕禮所用不與茅鴟同也曰茅鴟爲風乎爲雅乎曰非雅也風也何以言之以叔孫大夫所賦多是國風故也今之所補亦體風焉

胡震亨曰邱光庭吳興人國子太學博士

淳化鄉飲酒詩

三十三章

存

按淳化中鄉飲酒禮歌詩三十三章鹿鳴六章南陔二章嘉魚八章崇邱二章關雎十章鵲巢六章其辭皆別撰見宋史樂志

鄭氏剛片補南陔詩

五章

存載北山集

鄭氏僖補白華詩

三章

存載鐵網珊瑚

潘耒曰元饒州路總管王都中父閩國忠愍公以至元甲申使日本歿於難訃聞於京都中時七齡母張普貴以守節自誓祝髮於京之淨垢寺及卒像設之筵餅簪丹茶兩白泮矣其花半萎中有一萼天然融結狀類桃實非花非果玉質殼章宛分三脈日漸以腴內外映徹如淨琉璃乃命工寫爲圖國史編修章壽爲之作傳一時題識贊詠者二十人而東嘉鄭僖補白華三章以美都中之孝感焉

朱氏戴增補笙詩

六篇

存

載堉自序曰笙詩六篇雖亡推之於理亦可補焉譬如冬官之篇亡而以考工記補之格致之傳亡而以程子之意補之夫考工記之與程子之意皆與本文不類而補之亦未為害何獨於詩靳之不敢補哉南陔等篇前賢多補之者如夏侯湛之作今存一章可考而不見其全文惟束廣微之作備載於文選者是也裴耀卿守宣州歌此詩觀者感泣豈即束氏所補者歟抑夏侯氏所補者歟夏作見劉孝標世說註其辨曰既殺斯處仰說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鷄鳴在門尊尊恭誨夙夜是敦潘岳見是詩曰此非徒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以今觀之其意固善矣其語頗重複晨昏夙夜只是一義束詩亦無甚動人處豈能令感泣乎閒嘗效顰為之

陸氏 世議 詩鑑

十卷

未見

盧氏 辯 六官述

闕

後周書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今錄辯所述六官著之於篇天官府地官府春官府夏官府秋官府冬官府史雖具載文多不錄

皮氏 日休 補周禮九夏歌

九篇

存

日休自序曰周禮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按鄭康成注云夏者大也樂之大者歌有九也九夏者皆詩篇名頌之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嗚呼吾觀之魯頌其古也亦已久矣九夏亡者吾能頌乎夫大樂既去至音不嗣頌於古不足以補亡頌於今不足以入用庸何頌乎頌之亡者俾千古之下鄭衛之內窈窕冥冥不獨有大卷之一章乎

王氏 韶之 擬肆夏詩

存

宋書樂志王韶之造四廂樂歌五篇一曰肆夏

南齊書樂志元會大饗四廂樂齊微改革多仍宋舊辭其臨軒樂亦奏肆夏

隋書樂志北齊元會大饗賓入門四廂奏肆夏

古今樂錄曰周禮王出入奏王夏賓出入奏肆夏肆夏本施之於賓王出入不應奏肆夏也

王氏 彦威 續曲臺禮

唐志三十卷

佚

按紹興續到闕書目亦有之

程氏 榮秀 翼禮

佚

徽州府志程榮秀字孟敷休寧人延祐中嘉興路儒學教授以家禮出文公歿後復取文公言行有涉於禮者爲翼禮以傳後仕至江浙提舉副提舉

張氏 一棟 居家儀禮

未見

高圯曰張一棟字起東平和人萬歷丙戌進士官至姚安知府

楊氏 廉 擬鄉飲酒禮

一卷

未見

廉自序曰廉讀儀禮鄉飲酒篇因記伊川程夫子之言曰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匕箸皆聖人隨時之義以是知古不必深泥也乃潛求其不大戾者而擬議焉第不知好禮之士以爲何如耳

陶氏 潛 鞠小正僞本

一卷

存

馮京第序曰予每從市肆閱書歲乙亥得鞠小正一篇於淮西市題曰晉陶淵明著其言簡而覈似爲晉宋人作世之推求鞠故實者必稱淵明然則種鞠東籬下故能究其理而盡其法者也其書以秋九月爲正儻亦不奉宋正之微旨耶鞠託黃華本諸夏正抑黃魏統之色也晉所從受代子滅則思母而宋運故當用魏德勝之爾又鞠窮也華事至此而窮其歎身與國之窮乎淵明之俯仰感興於一

鞠有以夫古人之意不必如是然是乃古人之意也其大小注論種植法甚詳不定爲誰注然後之愛鞠者求之此一卷書足矣古人爲學祀先聖先師若以陶爲鞠聖得不以此書爲鞠師也哉他時三徑業成當做茶竈祀桑苧翁於籬次畫葛巾遺像庶幾與鞠並蒙其福焉

按鞠小正一卷四明馮京第躋仲得之淮陰市託名陶淵明所作其書以秋九月爲正月序曰秋九月者鞠之乘時行令也故建以爲正謂之履端其終以秋八月始乎榮卒乎將發終則有始華之火與天地四時爲無窮也又有注論種植之法頗詳殆即躋仲游戲之作爾

皮氏曰休補大戴禮祭法

一篇

存

日休序曰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咎繇作帝謩爲士師其道參乎舜禹不曰法施於人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能禦大災則祀之堯舜之世山林蕃鳥獸暴益作虞也山林疏鳥獸鮮人民安不曰能禦大災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昔者周公輔武以寧殷亂佐成而定周業制禮樂立明堂不曰以勞定國乎何祀典之闕哉如以咎繇伯益之功小於舜禹不在祀典則契爲司徒而民成咎繇也冥勤其官而水死伯益也如以聖人制禮自有七廟不合列在祀典則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周公也如皆以功烈列於民者則吾之先師仲尼邁德於百王

垂化於萬代孰不若契爲司徒冥勤其官也哉日休懼聖人之文將亂而墜敢參補而附之
崔氏寔四民月令

隋志一卷

佚

隋書後漢大尚書崔寔撰

按四民月令其書雖佚而賈思勰齊民要術引之特多合以太平御覽所載好事者尚可摭拾成卷也

孫氏

思勰

千金月令

唐志三卷

佚

齊民月令

宋志三卷

佚

按齊民月令太平御覽引之

劉氏

孝恭

遯甲月令

十卷

佚

裴氏

澄

乘輿月令

唐志十二卷

佚

唐會要貞元十一年八月國子司業裴澄撰乘輿月令十二卷上之

劉氏 先之 兵家月令 一作系之又作定之

宋志一卷
佚

符氏 彦卿 行軍月令

宋志四卷
佚

王氏 洪暉 行軍月令

宋志四卷

佚

姚氏 稱 攝生月令圖

宋志一卷

佚

焦氏 雲龍 大月令

一卷

佚

袁氏 以賢 太彖月令

一卷

未見

徐氏 獻忠 山家月令

未見

獻忠自序曰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

母至哉言乎小人俯仰所資其斯有道矣夫山原異土習

尚各空濟以聞識協諸節候庶乎不失太平之政以符擊

壤之化至於柴門洞啓牧豎前驅夕照光回篝燈自命佳

蔬在梓濁酒可漉布被擁寒農書作枕足以怡神不知老
至斯又蒙之至樂也舍是而遠有所慕余所不能夫亦習
而成性者耶

士正 水月令

一卷

存

士正自述曰曹縣古北亳地瀕大河其人習知水候偶得
無名子水候占一卷其辭頗近古因稍刪次之為水月令
備河渠參攷焉

陽成氏 脩 樂經

佚

王充曰陽成子長作樂經思極宵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

能成也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二聖之才者 又

曰陽成子長樂經卓絕驚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漢朝

不譏

李氏 子楚 樂經

唐志三十卷

佚

房氏 庶 補亡樂書

宋志三卷

佚

曹學佺曰益州進士房庶曉音律宋祁田況薦之上其樂
書名詰闕試祕書省校郎

余氏 載 中和樂經

未見

張萱曰元余載採集經典論樂語彙而爲書

湛氏若水補樂經

未見

若水自序曰補樂經何爲者也以樂經之缺而擬補之也樂記其傳也經亡而傳存猶幸告朔之餼羊也然而論其義理而遺其度數則樂之本廢矣夫禮樂一道也二禮之缺吾已正之經傳矣樂經之缺自吾四十而致意焉夫禮由心生者也樂由禮生者也禮主序樂主和序以致中和以致和序生於心和暢於外則樂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手舞足蹈樂所以

盡神也以格神人以感上下以位天地以育萬物夫位育感格治之至也古之極也故古之明王之治天下必興禮樂三代而上以至黃帝堯舜之治皆由此道也漢唐而下治不如古非其人物之異也以禮樂之道廢焉耳夫禮之起在節文矣節文者禮之經也樂之起在度數矣度數者樂之經也節文者升降揖讓之謂也度數者律呂聲音之謂也子牟耄耄矣幸天數之未盡撫素志而未酬乃在西樵隱居無事閒取諸家律呂之說而竊損益更張以文之擬爲古樂經一篇而以樂記諸見於載籍者列於後以爲之傳焉經以定其度數傳以發其義理而樂其可知矣有聖君賢相欲興禮樂者必於是乎有取焉或曰王通續經至今爲誚而吾子又有是作焉不亦取譏於天下後世矣

乎曰述之也非作之也擬之也非續之也夫何謂後有聖者斯知之矣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四終

後學臨潼張震覆按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五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按

擬經八

何氏承天春秋前傳

隋志十卷

佚

春秋前雜傳唐志作前傳雜語

隋志九卷唐志十卷

佚

晉史乘偽本

一卷

存

丁公著曰晉名春秋爲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

吾衍序曰晉史乘於劉向校讐未之間余近年與楚史檮
杌併得之誠奇書也不著作者名氏觀其篇目次第與晏
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雖桓文之事仲尼之徒不道而
晉乘楚檮杌孔子修春秋多取之余嘉其書因錄之以備
三史之目

胡應麟曰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檮杌檮杌今不可見而汲
冢紀年所載事於晉獨詳其文與春秋類豈即孟子所謂
晉乘者與自三晉之分此書入魏史氏遂以魏事繫之晉
未蓋惠王之史所紀孟子所見必此元人有僞作晉乘楚
檮杌者吾衍子行序謂一日併得之其書雜取左傳國語
新序說苑中論文莊二作事節約成篇宋景濂王子充謂
即衍所撰

楚書檮杌僞本

一卷

存

春秋文曜鉤曰楚立唐氏以爲史官

呂覽唐尚敵年爲史其故人爲唐尚願之唐尚曰吾非不
得爲史也羞而不爲也

丁公著曰楚謂春秋爲檮杌者在紀惡而興善也

按晉乘楚檮杌隋唐宋志及崇文中興等目俱無
之即明文淵閣書目亦未有不知何時何人爲此
而託序於吾邱子行

又按于欽作齊乘張唐英作蜀檮杌乘與檮杌不可謂經然亦春秋之類附識於此

袁氏康 吳氏平 越絕書

十五卷

存

本事篇何謂越絕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齊魯皆以國爲氏姓是以明之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當是之時齊將伐魯孔子恥之故子貢說齊以安魯子貢一出亂齊破吳興晉強越其後賢者辨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畧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脣之與齒表之與裏蓋要其意覽史記而述其事也問曰何不稱越經書記而言絕乎曰不也絕者絕也句踐之時天子微弱諸侯皆叛於是句踐抑強扶弱絕惡反之於善取舍以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沂開陽復之於魯中國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在於內感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故作此者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也賢者所述不可繼絕故不爲記明矣後序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誠譏惡爲誠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相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爲比肩記陳厥說畧有其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畧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於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覩厥意嗟歎其文於乎哀哉温

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經世歷覽論者不得莫能達
焉猶春秋銳精堯舜垂意周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
日月比智陰陽詩之伐柯以已喻人後生可畏蓋不在年
以口爲姓萬事道也承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
應也百歲一賢賢復生也明於古今知□□也德比顏淵
不可量也時莫能用籥口鍵精深自誠也猶子得麟正道
窮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衣之能章也名有
米八政寶也覆以庚兵絕之也於乎哀哉莫肯與也屈原
隔界放於南楚自沈湘水蠶所有也

崇文總目子貢撰或曰子胥舊有內記八外傳十七今文
題闕舛載二十篇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世或傳二十
篇者非是

陳振孫曰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爲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
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
而漢人又附益之耳越絕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
辯聖文絕於彼辨士絕於此故曰越絕雖則云然終未可
曉也

張崇縉曰越絕復讐之書也

胡侍曰越絕書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胥撰陳氏書
錄解題云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爲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
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
而漢人又附益之者子按篇末叙則草創越絕者爲會稽
袁康而潤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又論衡按書篇有會稽
吳君高越紐錄意者君高即吳平之字越紐爲越絕之譌

也

田藝衡曰隋志越絕記十六卷崇文總目十五卷舊爲內紀者八爲外傳者十七馬氏通考云二十篇者非是蓋左傳國語之流第作者之名不著曰賜見春秋發憤記吳越則明載於外傳之篇而序曰吳越賢者所作或曰子胥又曰後人述說其曰句踐以來至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將復見於今是紀其時也百歲一賢猶爲比肩是紀其侶也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紀其姓與名也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文屬辭定有於邦賢是紀其地也德配顏淵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是紀其行與年也究而繹之義斯顯矣要之託陳厥說者袁創於先而屬文定辭者吳成於後也豈斯人之徒當建武之末追痛中國之亡而句踐之祀忽諸故因越絕以成書邪

錢氏與續越絕書

二卷

存

按續越絕書二卷亡友錢禔菑避地白石樵林時所撰也其云得之石匣謂是漢吳平著蜀譙岍注蓋詭託之辭上卷曰內傳本事吳內傳德序記子游內經外傳越後語西施鄭旦外傳下卷曰越外傳雜事別傳變越上別傳變越下內經雅琴考叙傳後紀序畧曰賜紀越絕成一家言袁康接之章句其篇文屬辭定又何續焉准上紀春秋之獲麟

下逮更始之元是亦可謂好事矣

趙氏 纂 吳越春秋

隋志十二卷

存

中興書目吳越春秋十卷內吳外越以紀其事吳起太伯止闔閭越起無余止句踐

晁公武曰吳起太伯盡夫差越起無餘盡句踐內吳外越本末咸備

王應麟曰吳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

徐天祐曰纂去古未遠又山陰人故其綜述視他書所記二國事爲詳然不類漢文

錢福曰吳越春秋作於東漢趙彞後世補亡之書耳大抵本國語史記而附以所傳聞者爲之其大者誇越之多賢以矜其故都而所編傳乃內吳而外越則又不可曉矣所載孔子子貢事不可據而其謀則在當時游說之至高者也若胥之忠蠡之智種之謀包胥之論策孫武之論兵越女之論劍陳音之論弩句踐臣吳之別辭伐吳之戒語五人大之自效世亦何可少哉

張氏 選 吳越春秋外紀

佚

楊氏 方 吳越春秋削繁

隋志五卷

佚

皇甫氏遵吳越春秋傳

隋志十卷

佚

崇文總目初趙彞爲吳越春秋十卷其後有楊方者以彞所撰爲繁又刊削之爲五卷遵乃合二家之書考定而注之

樂氏資春秋後傳

唐志三十卷

佚

隋志晉著作郎樂資撰

劉知幾曰晉著作郎樂資采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書始於周貞王續前傳魯哀以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繼

周終於二世合作三十卷

按初學記引春秋後傳文云秦穆公將兄三人囚於內宮又云張孟談謂趙襄子曰臣聞董安于之在晉陽公宮之垣皆菽蒿又云赧王三十八年秦始作浮橋於河又水經注引後傳文云使者鄭客入柏谷關至平舒望見華山有素車白馬問鄭客安之答曰之咸陽過鄠池曰吾華山君使願託書致鄠池君子之南陽過鄠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扣梓當有應者以書與之勿妄發致之得所欲鄭客行至鄠池見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款梓應曰諾鄭客如睡覺而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謁者出受書入又見頃聞語聲言祖龍死

劉氏允濟魯後春秋

唐志二十卷

佚

唐書劉允濟中宗時遷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獻之允濟嘗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之如浮雲爾

裴氏光庭等續春秋經傳

佚

唐書開元中裴光庭拜侍中兼弘文館學士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司馬利賓直弘文館撰續春秋經傳約周公舊規依仲尼新例自戰國迄隋上自周敬王下至有隋請天子修經光庭作傳書久不就

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年三月丁卯奏上

李氏槩戰國春秋

隋志二十卷

佚

陸氏賈楚漢春秋

漢志九篇隋志九卷

佚

後漢書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

劉知幾曰呂陸二氏各著一書惟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曰春秋

司馬貞日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閒事
洪邁曰陸賈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

按楚漢春秋顏師古漢書注李善文選注皆引之
則唐時尚存又太平御覽亦引之則宋初猶未亡
也

何氏 英 漢德春秋

十五卷

佚

蜀中著作紀漢何英著英郡人何武弟也與成都楊中俱
通經緯

孔氏 衍 漢春秋

唐志十卷

佚

後漢春秋

唐志六卷

佚

漢魏春秋

隋志九卷

佚

胡氏 旦 漢春秋

通志一百卷

佚

漢春秋問答

通志一卷

佚

國史志胡旦漢春秋百卷問答一卷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貶以擬春秋淳化五年旦自言願給借館吏繕寫帝曰襄州給紙寫天聖中獻之仁宗稱歎遷旦祕書監

鄭樵曰問答者旦與門人郗羽問答

宋實錄祥符三年十二月襄州言通判司封外郎胡旦撰漢春秋百卷詔給札錄進

玉海天聖元年九月十六日中書門下言胡旦先撰漢春秋一百卷久未進入詔令本州遞進二年二月癸亥州以旦書上進上稱歎之以祕書監致仕命一子為京官初旦上所撰漢春秋一百卷上因問旦著書本末宰臣王欽若

曰旦太宗朝進士第一人詞學精博嘗謂三代之後惟漢得正統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貶著此書以擬春秋上稱歎故有是命初旦斲大硯方五六尺既而埋之且刻曰胡旦修漢春秋硯云

梁氏固漢春秋

佚

山東通志梁固鄆城人字仲堅灝之子嘗著漢春秋初以灝蔭賜進士出身祥符初擢甲第累官著作郎直史館

袁氏尋獻帝春秋

隋志十卷

佚

司馬氏彪九州春秋

隋志十卷

佚

晉書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泰始中爲祕書郎轉丞作九州春秋以爲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睢旣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於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襍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掇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二十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記志傳凡八十篇

劉知幾曰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錄其行事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

中興書曰紀漢末州郡之亂司冀亮青徐荆揚涼幽各一篇彪高陽王睦之長子專精學術泰始中爲祕書丞

陳振孫曰晉司馬彪紹統撰記漢末州部之亂凡盜賊僭叛皆紀之

劉氏峻九州春秋鈔

一卷

佚

右見胡元瑞經傳會通

凌氏準漢後春秋

佚

柳宗元曰凌君宗一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

浙江通志凌準富陽人官翰林學士

佚

戴表元曰始余考論古今統系於周漢絕續之交三國南北朝五代離合之際未嘗不反覆疑之也乃至於今承學之士皆能黜魏遠吳尊蜀而進之則以子朱子通鑑綱目之作有以補司馬公之未及焉然自朱說大明學者遂謂司馬本書爲不能出此而訾之者何不諒其創之之難也蓋司馬公之於系魏也既言之曰吾書起威烈訖後周記事不得不屬紀年紀年不得不承舊史故乃傳述爲文而使觀者自詳焉非立褒貶之法撥亂反正如春秋然也朱子之綱目進於是矣又不過曰綱鑑也目錄也舉要也補遺也詳簡之不中也記識之不強也緣本書爲之義例焉非斷斷然自行一書曰我行春秋之事也余讀其書而感之昔者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於春秋固魯史策書而自孟氏以來皆謂夫子作春秋蓋當時夫子老矣雖作春秋可以無辭也通鑑之事弘於魯史綱目之心儉於春秋而二公敬古尊賢謹重忠恕藹乎有君子之道矣然而詳焉者以使擇嚴焉者以使守生乎百世之下聞乎二公之說其爲幸也不旣多乎王君希聖與余年相伯仲才敏十倍於余示教所作續漢春秋若干言不特發陳壽之膏肓助鑿齒之墨守嚴辭正氣真司馬公之忠臣而視朱子又所謂于湯有光者也病困勦瘵之中諷讀併日爲之作興顧辱不鄙見需序引歉縮再三莫知所發獨其鈍質有於通鑑綱目之書惓惓不能遽釋者題梗槩於卷後而

歸之雖然余於希聖有朋友之義資多聞以蓄德俟餘力以學文方願相以勉焉

孫氏盛魏氏春秋

隋志二十卷

佚

劉知幾曰魏京兆魚豢私撰魏畧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閒出 又曰孫

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大年既編

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孫氏壽魏陽秋異同

唐志八卷

佚

鄭氏如幾魏春秋

佚

按西吳鄭如幾撰魏春秋大旨謂商系夏周系商

秦系周漢系秦魏系漢晉系魏綿綿系而不絕者

謂之統若以魏篡取不使系漢則統其絕矣春秋

列國之君雖篡弑而取者皆得承其統聖人不沒

其實所以著其罪也司馬遷作史記畧準春秋至

秦項呂氏亦皆列之本紀非予之也法應然也必

欲以蜀系漢不知蜀亡系之魏耶系之晉耶莫適

攸從矣同時張無垢作書難之如幾報書千言書

載陳霆兩山墨談董斯張吳興藝文補

員氏牛千三國春秋

經

卷一百七十五

七

唐志二十卷

佚

崔氏良佐 三國春秋

唐志卷七

佚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五終

後學儀徵洪貽緒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九

孫氏盛 晉陽秋

隋志三十二卷 唐志三十二卷

佚

晉書孫盛著晉陽秋辭直理正直書初頭之事桓溫見之怒其子請刪改之盛不可子遂私改之太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得別本於遼東考校多不同書遂兩存

中興書目晉陽秋本二十二卷今止存宣帝一卷懷帝下一卷唐人所書康帝一卷餘亡盛不名春秋而曰陽秋者

避鄭太后名也

周密曰簡文鄭后諱阿春故以春秋為陽秋

習氏鑿齒漢晉陽秋

隋志四十七卷唐志五十四卷

佚

檀道鸞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

世說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荊州治中後至都見簡文忤旨出為衡陽郡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

晉書桓溫覬覦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凡五十四卷

鄧氏粲晉陽秋

唐志三十二卷

佚

晉書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沖請為別駕

檀氏道鸞續晉陽秋

隋志二十卷

佚

隋志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

劉知幾曰晉江左史官自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已下相次繼作遠則偏記兩帝近則惟序六朝 又曰道鸞好出奇語

蕭氏

方等

三十國春秋

隋志三十一卷

唐志三十卷

佚

隋志梁湘東世子蕭方等撰

梁書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方等乞征之世祖拜爲都督令率精卒二萬南討至麻溪河東王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溺死

劉知幾曰劉石等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之比諸羣盜忘夫至公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諡僭帝者稱之以王

中興書曰方等采削諸史以晉爲主附列漢劉淵以下二十九國又取吳孫皓事起宣帝訖恭帝

王應麟曰方等梁元帝子爲三十國春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曰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楊慎曰佛氏有方等經猶云平等世界也故蕭氏取以爲名

按今刊本新舊唐書宋史通志畧皆削去等字矣

武氏

敏之

三十國春秋

唐志一百卷

佚

崔氏鴻十六國春秋

隋志一百卷

唐志一百二十卷

佚

北史後魏崔鴻以劉元海石勒慕容雋符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秃髮烏孤李暠祖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晉劉蕭之書稽以長歷考諸舊志又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凡一百二卷

劉知幾曰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魏收以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今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也 又曰魏世黃門侍郎崔鴻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主紀曰傳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至始元年鳩集稽備而以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爲十卷鴻沒後永安中其子繕寫奏上請藏諸祕閣由是宣布大行於時

國史志鴻書世有二十餘卷舊志乃五十卷蓋獻書者妄分篇第

晁說之曰司馬公休言溫公所考十六國春秋非崔鴻全書

按今世所傳十六國春秋乃後人采晉書北史冊府元龜太平御覽等書集成之非原書也

杜氏 延業 晉春秋畧

唐志二十卷

佚

延業自序曰蕭方等采削羣史著三十國春秋囊括兩晉之言網羅諸國之事以晉國為主附列二十九國延業刪緝題曰晉春秋畧

晁公武曰唐祕書省正字杜延業撰白王隱而下諸書及諸僭偽傳記皆所詳究而以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刪緝為此書館閣書目作杜光業撰按唐志亦曰延業考新舊史他無所見未詳何時人

趙希弁曰右隋祕書省正字杜延業所述載唐書藝文志中興書目唐祕書省正字杜光業撰并序起晉宣帝訖恭帝一百五十六年以後魏崔鴻撰十六國春秋尚未究盡梁蕭方等著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二十九國采集為廣遂加刪緝號曰晉春秋畧凡一百八萬餘言

王氏 範 交廣春秋

佚

裴松之曰太康八年廣州大中王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索氏 綏 涼國春秋

五十卷

佚

崔鴻曰綏字士艾燉煌人舉孝廉為記室祭酒母喪去官又舉秀才著涼國春秋五十卷以著述功封平樂亭侯劉知幾曰張駿命其西曹邊劉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

作涼國春秋五十卷

鮑氏衡知宋春秋

唐志二十卷

佚

王氏琰宋春秋

隋志二十卷

佚

隋志梁吳興令王琰撰

吳氏均齊春秋

隋志三十卷

佚

隋志梁奉朝請吳均撰

劉知幾曰梁奉朝請吳均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爲齊明佐令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又曰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日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爲紀事不師古何滋乖之甚與 又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而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豈是叙事之體

裴氏子野齊梁春秋

佚

南史裴子野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

蔡氏允恭後梁春秋

唐志十卷

佚

舊唐書蔡允恭荊州江陵人仕隋歷著作佐郎起居舍人
貞觀初除太子洗馬撰後梁春秋十卷

姚氏

士恭

後梁春秋

二卷

存

李作舟序曰余讀姚子所著後梁春秋而知奪嫡之不祥

仁賢之有後天道若陰爲劑量不爽眉髮者吁可畏也蓋
六代賢胤無過昭明不幸以一眚慙沒嫡冢失嗣至有梁
神器一歸之簡文再歸之孝元兩君固皆武帝子也藉令
天意而在兩君則當使之長有天下子孫永享顧兩君無
論身死人手而聯翩血胤斬刈不翅草菅孝元兇忍固宜
簡文懦弱而諸子斷割尤苦僅僅遺一大圖豈梁武奪嫡
之際簡文亦不無陰計於其閒邪乃宣帝父子則雖羈縻
一旅直以彈丸荆土依託周魏用抗彊陳者三十餘載而
兩主稱帝諸子爲王昆孫蕃衍七葉宰相與唐盛衰終始
豈非上天明戒奪嫡默報仁賢之意乎更觀一時爲孝元
破長沙害河東者莫僧辨若也而僧辨之死似實假手霸
先至於後梁股肱若蔡王岑柳諸姓莫不顯著隋唐而文

本亦復作相天意從可知矣此意冥祕千古未有能道之者適濮陽明府以此書相示因共謀梓使此意灼然昭垂於千百年後且謂姚子編述是書不獨在繼絕存亡已也姚子名士粦經生而貧力於古者尚有西魏春秋余爲廩之以需其成萬歷丁未

顏欲章序曰後梁春秋者何曰姚子以親親而尊尊賢賢而惡惡內內而外外續梁統也親親者何宣帝爲梁武孫昭明子於派爲嫡於名爲順簡文孝元處非其據咸以凶終帝以三世嗣梁歷載三十有三神明之胄可無統乎尊尊者何陳氏偷有神器僭假名號然梁有一日未亡之胤則有一日未亡之號故其上則有帝后太子諸王下則有公侯令僕文武以及即位崩薨贈諡之法雖小朝廷可無位號乎賢賢者何釋裴政之誅昭忠也聽柳遐之歸旌孝也蔡大有李廣許孝敬書官書死明節也來徵沈重崇儒也歸我三州美字小也惡惡者何張纘伏誅惡禍本也還師江陵殺河東王譽罪孝元也帝殺殷亮明宇文殺也復置江陵總管著隋志也內內而外外者何華皎內附與其歸也城安湘伐公安不克我所宐讐也吳明徹章昭達入寇統在我也客星犯楚熒惑犯太微天象在梁也所謂內也陳篡梁而不備書讐相篡也周魏之際陳氏諸主僅各一書所謂外也若夫太清三年梁猶未亡尋繼以魏之大統此從先帝志也實所以明孝元之無父也何也宣帝以賢儲宗胤不容於孝元將駢首就戮若河東桂陽則蕭氏宗脈無噍類矣不得已而附魏以全宗也附魏則書魏統

也孝元以全楚兵力樂其父兄之危擁兵不下第與宣帝兄弟讐殺坐致父兄死於逆景之手固不得爲人君且不得爲子爲弟爲臣三綱絕矣是梁不亡於敬帝而亡於孝元矣書以魏統蓋用王通氏以元嘉遇弒其後不復備書以魏太和繼之之義也此余以春秋之義許姚子以尊尊而親親賢賢而惡惡內內而外外續梁統之說也

吳氏 兢 唐春秋

唐志三十卷

失

唐書本傳兢景龍閒任史事時武張監領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開元中勾官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後貶荊州司馬以史章自隨蕭嵩

領國史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

唐會要開元十四年七月六日左庶子吳兢奏臣潛心積思別撰唐書九十八卷唐春秋二十卷用藏私室歷二十餘年尚刊削未就於是彌綸舊紀重加刪緝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斷自隋大業十三年迄於開元十四年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盡在斯矣詔兢就集賢院論次俄令就史館其書未就兢遷荊州司馬上令中使往荊州取得五十餘卷

韋氏 述 唐春秋

唐志三十卷

佚

唐書本傳述舉進士時方少考功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

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未畢他惟命之問曰本求
茂才乃得遷固遂上第

陸氏長源唐春秋

唐志六十卷

佚

孫樵曰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掇其潔切峭獨可以
示懲勸

郭氏昭慶唐春秋

三十卷

佚

南唐書郭昭慶廬陵人博學能自力著唐春秋三十卷保
大中補揚子尉後主時擢著作郎

趙氏瞻唐春秋

五十卷

佚

包氏誥河洛春秋

唐志二卷

佚

唐志注記安祿山史思明事

鄭樵曰起安祿山叛訖史朝義敗

陳振孫曰唐祥州司功包誥撰記安史之亂

尹氏洙五代春秋

通志二卷讀書附志五卷

存

趙希弁曰右河南先生尹洙師魯所作也由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甲子迄於周顯德七年正月甲辰

王氏軫五朝春秋

宋志二十五卷

佚

玉海景祐三年七月工部郎中王軫直祕閣軫上五朝春秋二十五卷託始於吳越特擢之

吳氏任臣十國春秋

十卷

存

魏禧序曰錢塘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成以示寧都易堂魏禧而屬之序禧不敢辭於是序之曰史才之難也久

矣世之言史者率右司馬遷而左班固禧嘗以謂遷當以文章雄天下史之體則固為得蓋史主記事固詳密於體為宜遷則主於為文而已文欲畧而後工者則勢不得更詳而歐陽修五代史亦於事為畧至十國尤不備任臣生七八百年之後傳聞濶絕書籍散亡毅然起而補之其功甚鉅事亦最難禧讀其書采擇詳博而精於辨覈為文明健有法自史記漢書五代史而外豈亦有能先之者哉禧惟天下之勢分之久則必合合之久則必分而其自合而之分也天下魚潰肉爛不可收拾當時所號為豪傑者非有殊尤絕異之才其德力皆不能相一峻法重斂戰爭不休生民之苦於是為極然吾嘗觀分崩之際其人才每為特盛蓋天下之治禮法明而風俗厚人心安和雖有奇才

異能皆帖首抑志以就繩墨及其亂也憤鬱而思動鋌而走險上焉者紀綱法度不立而其下得肆志妄作以自盡其才故自周秦之末以及五代莫不有特起之英蹕厲沈深自奮於功名王侯將相皆以智力相取而非有倖得當其時有大力者出而驅之則合無大力者驅之則分彼帝制自爲角立爭雄長者要皆韓彭馮鄧秦李曹石之流亞然後知天下蓋無時而無才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分崩之際最不足數莫如後五代而十國中人才可觀者既已如是任臣是書豈獨補古史之闕取備見聞云爾哉士不幸生其時當思所以自奮毋徒碌碌以苟全性命爲自得且觀其得則知十國之能分者何在觀其失則知十國之終於分而不能合者何故夫能以智力爭城畧地而不知定天下之有規模能屈志協力以得將士之用而不能深仁厚澤以得民心嗚呼此有志之士所爲掩卷長太息者也任臣志行端慤博學而思深著有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已版行而是書關係古今尤大惜無有能授之梓人以傳於世者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知其必有望矣

苟氏 廷詔 蜀國春秋

存

按苟氏蜀國春秋予幼時見川中刻本經亂先人遺書盡失不能記其卷目體例矣苟氏名廷詔字宣子華陽人崇禎十六年進士

七名氏歷代善惡春秋

宋志二十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六終

子壻 錢 琰覆校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子壻' and '錢']

